

卷八

書名 尚書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孔安國 傳,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八
 內容分類 經 書 唐
 索書號 貴重- 1
 編號 A097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097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 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尚書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尚書註疏卷第一

漢孔氏序

唐孔穎達疏

尚書序

叙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特代并
 為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為音疏曰正義
 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尚名舉則凡諸
 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
 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
 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
 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

如也則書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
 云書者廢也以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
 皆是筆書也以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
 籍云書者廢也以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
 六籍云書者廢也以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3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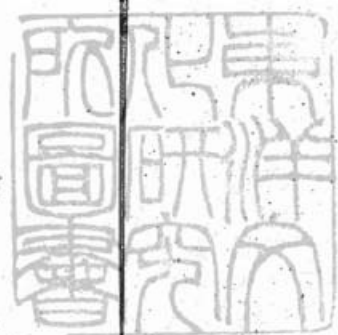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





尚書註疏卷第八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湯誓第一

釋文凡三十四篇十七篇存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傳桀都安邑湯升道從而出其

不意而在河曲之南

相息亮友湯如字馬云俗儒以湯為謚或為號號者似非其

意言謚近之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為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豈復非謚乎亦不在謚法故疑焉桀遂與桀戰于鳴其列反夏之末天子升音昇而

條之野圖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作湯誓圖至湯

誓。正義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去而歸湯輔相成湯

與之伐桀升道從師出其不意遂與桀戰于鳴條之

野將戰而誓戒士衆史叙其事作湯誓。圖桀都至

之南。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

其篇次自為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

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

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

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

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

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

為然即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

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

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

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

師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

往今乃升道從師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而當是也

湯誓

所圖書

阜之地歷險迂路為出不意故也師在河曲之南蓋

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師向北渡河乃東

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南出拒湯故戰于鳴條

之野師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

相傳云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

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嘗為桀臣慙而且懼故

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又不事紂紂有

浮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

慙懃誓衆幾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圖地

地在至拒湯。正義曰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

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

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腹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

亳三腹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

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為昆吾與桀同以乙卯

日亡章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於左氏

昆吾在亳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安邑有

其亭也

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在南夷乎謚言是也

湯誓傳戒誓湯士衆傳湯誓。正義曰此經皆誓之辭也。其誓泰誓牧誓發

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小具故備言之也

王曰格爾眾庶傳聽朕言傳契始封商湯遂以為天下

號湯稱王則此桀於一夫白。格庚反非台小子敢行稱

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傳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

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

台以之反下同殛居力反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

橋事而割正夏傳汝汝有眾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奮

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恤荀律反舍音捨廢也予惟聞汝眾言

傳不憂我眾之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傳

不敢不正桀罪誅之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傳今汝

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復扶又反夏王率遏

眾力率割夏邑傳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

眾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剝夏之邑居謂征賦重於葛

反徐音謁馬云止也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傳眾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曰是日

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喪息浪反夏

德若茲今朕必往傳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爾尚輔

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傳賚與也汝庶幾輔

成我我大與汝爵賞○罰音伐賚力爾無不信朕不

食言傳食盡其言偽不實爾不從誓言傳不用命予

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傳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疏王曰

赦。正義曰商王成湯將與桀戰呼其將士曰來汝

在軍之眾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輒

敢行此以臣伐君舉為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夏

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既失君道我非復桀臣是以順

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

念我等有衆人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為割

剝之政於夏邑斂我貨財我惟聞汝衆言夏氏既有

此罪上天命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

而誅之又質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

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遏絕

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為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

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忿惰

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

夏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汝庶幾輔成我一人

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汝無得不信我語我

終不食盡其言為虛偽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言我

則并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勸使勉力勿犯

法也然亦衆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也。○契

始至一夫。正義曰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

意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為天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

湯誓

湯誓

惟王肅云相土居商立湯取商為號若取商不立為號
何以不名商立而單名商也若入遷國名商不改則
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入遷國名商不改則
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既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
用其所居之地以為天下號者契後入遷商名不改乎
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為號後入遷商名不改乎
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為號後入遷商名不改乎
劉為商大王為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為號
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命故當以周為號
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
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是言湯於
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伐是言湯於
順天○正義曰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為亂
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傳
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
也以此解衆人守常之意也○湯謂其衆云汝言○正
義曰如我者謂湯之自稱我也○湯謂其衆云汝言○正

之罪如我誓言所述也○傳言桀至賦重○正義曰
此經與上舍我撫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曰
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功○非也○力施於
農財供上賦故以時絕殺○力謂廢農功○剝夏邑謂
征賦重言以時絕殺○力謂廢農功○剝夏邑謂
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傳言桀下至喪桀○正義曰
上既教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於相率為日怠惰
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此桀於日相率為日怠惰
時喪亡欲令早喪桀也○所以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
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之難也○此桀於日相率為日怠惰
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也○此桀於日相率為日怠惰
亡欲殺身以喪桀之難也○此桀於日相率為日怠惰
比於日日是日何嘗喪乎○此桀於日相率為日怠惰
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此桀於日相率為日怠惰
正義曰釋詁云食偽也○孫炎曰食言之偽也○哀二實○
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
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
行前言為偽故通謂偽言為不食言故爾雅訓食為偽

繼之故祀以為饗其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
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
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之興當為衰字之
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社即令
廢社祀棄而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
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
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來及遂築已為此謀鄭玄
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既
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
旱乾水益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
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置
社稷乃謂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
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猶商與七年乃變安
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與七年乃變安
不得以夏衰為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社左傳亦
言孔稱改為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
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稷所言之龍稷祭社稷惟祭人

湯誓

神而巳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柱棄是配
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
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為句龍也。傳言夏至皆
亡。正義曰疑至與臣邑相類當是二臣名也蓋亦
言其不可遷之意焉融云聖人
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六月甲辰敗績從謂遂討之。子。績

反從才。遂伐三股俘厥寶王傳三股國名桀走保之

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

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王以禮神使無水旱之

災故取而寶之。行。股子公反俘音孚。三股至寶

湯伐三股知是國名遂桀而伐其國知桀走保之
今定陶者相傳為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

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腹湯緩追之不及遂奔南巢俘取釋訪文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腹取其寶玉取其寶者也桀語云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誼伯

仲伯作典寶

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

自三腹而還大坰地名

雅夏交

故螢反徐欽螢仲虺作誥為湯左相奚仲之後
反又古螢反
許亮反奚弦雞反
湯歸至作誥正義曰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之地其

仲虺作誥以誥湯使錄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三腹故傳言自三腹而還不言歸自三腹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腹耳大坰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是其事也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

疏

仲虺之誥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附勢至言足聽聞說

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惟王弗邇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

人

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
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為惡康誥召誥之類一
字足以為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文以之字足
成其句畢命同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
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裘而冕亦足句
也○**傳**仲虺至曰誥○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
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或
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為名言是人之
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為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
子也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
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同曰誥誥
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衆此惟誥湯一人而言
會同者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
必對衆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傳**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

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
○湯伐桀武功成故號成湯一云成

仲虺之誥

也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傳**恐來世論道我放天

子常不去口仲虺乃作誥**傳**陳義誥湯可無慙曰嗚

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傳**民無君主則必情欲必

致禍亂惟天生聰明時又**傳**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

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傳**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

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天乃錫王言勇智表正萬邦

纘禹舊服**傳**言天與王言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下法

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
○纘子管反應應對之應**茲率厥典**

奉若天命**傳**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

已無所慙

傳

成湯放桀于南巢。正義曰桀奔南巢

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

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

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

傳

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大

罪

矯居表反誣音無

帝用不臧武商受命用爽厥師

傳天用

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

衆言為主也

臧作即反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

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

徒衆無道之世所常

繁音

傾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

伊之世也

若粟之有秋

傳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翦除若

莠生苗若秋在粟恐被鋤治簸颺

莠九羊反秋非里反徐甫里反又

必履反鋤仕魚反

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

德言足聽聞

傳

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

况也况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

然理

惡鳥路反

惟王不邁聲色不殖貨利

傳

邁近也不

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貨

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

近附近之近行下孟反

傳

夏王至厥師。正義曰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所欲詐如上天言天道須然不可不爾假此以布苛虐

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桀無道之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為王之命以王天下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衆謂湯教之使修德行善以自安樂是明之也。**傳**式用爽明也。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始故爽為明也經稱昧爽謂未大明也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傳**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

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借所以能成王業克寬克仁

彰信兆民**傳**言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疏**德懋至不吝。

正義曰於德能勉力行之者王則勸勉之以官於功能勉力為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人之言惟如已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吝惜美湯之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恥非已智雖知其善不肯遂從已有德

仲虺之告

失恥於改過舉事雖覺其非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悔故以此美湯也成湯之為此行尚為仲虺所稱歎凡人能勉者鮮矣**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

狄怨**傳**葛伯游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

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為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

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

音求餉曰奚獨後予**傳**怨者辭也攸徂之民室家相

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傳**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

君來其可蘇息孫胡啓反民之戴商厥惟舊哉**傳**

舊謂初征自葛時**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傳**賢則助之

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兼弱攻昧

取亂侮亡傳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

則侮之言正義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傳有亡道則推

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推

土雷疏乃葛伯仇餉。正義曰此言乃者却說已過

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是名為仇也

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是葛伯以

餉田之人為己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為之報

也孟子稱湯使亳眾往為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

伯奪而殺之則葛伯所殺殺毫人也傳言葛伯遊行

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謂之仇餉

乃似葛伯自殺已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

死而為之報耳不為毫人乃報之非毫人則救之

故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傳毫人葛人義無以異

故不復言毫非是故違孟子。賢則至之道。而

義曰周禮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

興賢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考詩序云忠臣良士

皆足善也然則賢是德感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

盡心之事良是為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

正義。正義曰力以為弱不明為昧政荒為亂國滅

為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為已有侮謂侮慢

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取侮是此

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乘服則制為已屬不

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未是滅其國亂

是已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已將滅其國亡形已著

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

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仲應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

取之不足為愧下言推亡及覆昏暴其意亦在桀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傳日新不懈怠

日新不懈怠

日新不懈怠

日新不懈怠

日新不懈怠

日新不懈怠

日新不懈怠

日新不懈怠

自滿志盈溢

債反

傳

德日至乃離。正義曰易繫辭云日新之謂盛德修德不

怠日日益新德加于人無遠不屆故萬邦之衆惟盡歸之志意自滿則陵人人既被陵情必不附雖九族

之親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疎也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緯說陽說

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族傳

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

設言為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以志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為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 **王懋昭**

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傳**欲

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

之道示後世 忠非裕徐以樹反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

王傳求賢聖而事之 王徐于况 謂人莫已若者亡

傳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傳**

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 好呼 嗚呼慎

厥終惟其始**傳**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

始 鮮息 殖有禮覆昏暴 **傳**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

覆亡之 覆芳服反暴蒲 欽崇大道永保天命 **傳**王

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湯誥第三

商書

湯既黜夏命傳黜退也退其王今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誥傳以伐桀大義告天下論湯既至湯誥正義曰湯既黜夏

之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其
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序
唐之下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傳誕大也以天命大義

告萬方之衆人誕音但王歸自克夏正義曰

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正名號還至于

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

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

告萬方誕大釋誥文萬者舉盈數下云此我造邦是

誥也王曰嗟爾萬方有衆傳聽予一人誥傳天子自

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惟自上帝降衷于下民傳皇

天上帝天也衷善也傳降衷于下民正義曰天生

義禮智信是天降善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君若

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有常性則是為君之道若

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傳順八有常之性能安立其

道教則惟為君之道夏王滅桀作威以敷虐于爾萬

方百姓傳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

百官言殘酷爾萬方百姓罹甘凶害弗忍荼毒傳罹

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罹力之反本亦作
弗忍荼毒。正義曰釋草云荼苦菜此菜味苦故
假之以言人苦毒謂螫人之蟲蛇虺之類實是人

之所苦故并言茶毒以喻苦也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言百姓兆
 民並告無罪稱冤訴天地元。寬。紆。天道福善禍淫降
 災于夏以彰厥罪傳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

災異以明桀罪惡謹寤之而桀不改寤。譴遣。戰。反。肆。

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傳行天威謂誅之音怡。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傳明告天

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后。一。茂。疏。敢用玄牡。

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牡而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按國注論其敢用玄牡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云玄牡且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圓立牲用蒼夏至

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圓立齒郊其
 為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
 言敢用玄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為堯曰之章
 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及此
 篇與泰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玄解論語
 云用玄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摠告五方之帝莫適
 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與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

請命傳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

請命說文力周反史記音力消反穢於廢反 遂也

至請命。正義曰聿訓述也述前所以申遂故聿為

遂也戮力猶勉力也論語云陳力就列湯臣大賢惟

有伊尹故知大聖陳力謂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

聖者相對則聖極而賢次散文則賢聖相通舜謂禹
 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
 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為聖名故伊尹可為

聖也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是謂伊尹為聖人者也桀為殘虐人不保故伐桀除人之穢是為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

人黜伏傳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退伏遠

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傳僭差賁飾也言

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

華民信樂生傳僭于念反忒也劉創林反賁彼

至允殖傳正義曰桀以大罪身即黜伏是天之福善禍淫之命信而不僭差也既除大惡天下煥然脩飾

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也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之意故傳以僭為差賁飾易序

也傳言天使我輯安汝國

湯詁

家國諸侯家卿大夫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傳此伐

桀未知得罪於天地謙以求衆心傳戾力

○正義曰經言茲者謂此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否湯之伐

桀上應天心下符人事本實無罪而慄慄危懼若將

云未知得罪以不若謂以求眾心

隕于深淵傳慄慄危心若墜深淵危懼之甚栗隕于

敏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愆淫傳戒諸侯與之更

始彝常愆慢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之傳夷愆他刀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傳守其常法承天美道爾有

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傳 所以不赦善人不赦已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

惟簡在上帝之心。正義曰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其爾萬方有

罪在予一人 **傳** 自責化不至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

方 **傳** 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嗚呼尚元時忱乃亦有

終 **傳** 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世之美 市林父

咎單作明居 **傳** 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

法一篇亡 單音善卷末同 **疏** 咎單作明居。正義曰百篇

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言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

單為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為司空也

伊訓第四

商書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 **傳** 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

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 **伊尹作伊訓肆命祖**

后 **傳** 凡三篇其二亡 **疏** 成湯至祖后。正義曰成湯

以太甲承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伊訓肆命祖后三篇。伊尹

史敘其事作伊訓肆命祖后三篇。伊尹

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

湯沒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元年也周法以諭

年即位知此即以其年稱元年也周法以諭

惟三月尹尹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太甲中篇云

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年即位二者皆當以正月
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
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
湯崩之年太甲卽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
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
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卽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
月以爲首也商謂年爲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
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
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
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
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
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
馬遷之語是其疎也顧氏亦云止
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

伊訓傳 作訓以教道太甲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傳 此湯崩踰月

大甲卽位奠殯而告

祀年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尹祠音辭祭也

祭

惟元祀。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祠

告見厥祖爲君位主喪羣后咸在爲在位次皆述在
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下殯斂祭皆名爲奠虞
附卒哭始名爲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卽是初喪之
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爲王所言先王惟有
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
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
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特猶質未有節
文周時則祠奠有異故傳解祠爲奠耳。此湯至
而告。正義曰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
冕服奉鬯王則是除喪卽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
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
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
殯卽位踰年卽位此踰月卽位當奠殯卽位也此言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嘉太善專漢文化研習所

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祗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為喪主也
奉嗣王祗見厥祖傳 君位主喪通及見賢 侯甸群

后咸在傳 在位次通及 **百官總已以饗冢宰傳** 伊

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音總 伊尹乃曰明言烈祖之

成德以訓于王傳 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湯有

正義曰湯有功烈之祖毛詩傳文也烈訓業也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為商家一代之太祖故以烈祖稱焉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先君

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少詩照

及禳如 **疏** 先君至禳災。正義曰有夏先君德者

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啓及少康耳曾語云行能師禹者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自少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無有天災言能以德禳災也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傳 莫無也言皆安之暨鳥獸鱉咸若雖微物皆

順之明其餘無不順暨具器反 **疏** 山川至咸若。

神謂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寧者謂鬼神安人君之政政善則神安之神安之則降福人君無妖孽也鳥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善而順彼性取之有時不天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生微細之物人君為政皆順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

手于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

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傳 造

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

各。亳旁。夏先。

扶各。君于其至自亳。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

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借手于

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為天子就湯

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惟

而敗之天所以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於亳故也。

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言湯布明

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

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

欲其慎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傳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治四海

論立愛至四海。正義曰王者之敷天下撫

文及。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孝經天子之章盛

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以接物也行之所立

自近為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立敬惟

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初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

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

於家國終乃洽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

刑于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合緣

親以及疎此分敬屬。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

先民時若

傳言湯始修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

流必先民之言是順弗扶。先民時若。正義曰

古賢人也。魯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

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

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是。居上克明。言理恕。居

順從言其動皆法古賢也。

克明。正義曰見下之謂明言其以理恕物照察下情是能明也。**傳**事上

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傳**使人必器之常如

不及恐有過。**傳**也檢身若不及。正義曰檢謂自攝斂

人不恃長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傳**言湯操心常

危懼動而無過以至為天子此自立之難。**傳**又七報

反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傳**布求賢智使師輔於

爾嗣王言仁及後世。**傳**哲本又作詰。俾必爾反。制官刑儆于有位

傳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傳**儆居曰敢有怙

舞于宮醜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樂酒曰

伊訓

醜醜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傳**音無樂音洛

敢有殉于貨色怙于遊畋時謂淫風。**傳**殉求也昧求

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傳**徐辭荀反畋

音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傳**

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者年

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傳**于萬

反注同耆巨夷反叱忘反徐惟茲三風十愆卿士

有一于身家必喪。**傳**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

道。**傳**愆去乾反喪如字又息浪反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傳**諸侯犯

此國亡之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頌涅

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

鑿在洛反頌魚白反

百官之言也遊也

得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

舞為巫覡之風俗也貨色人所貪欲宜其以義自節

而不可專心殉求故言殉於貨色心殉貨色常為遊

諫疎遠者年有德親此頑愚幼童愛惡憎善國必荒

亂故為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

有一於身者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為風俗

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皆當匡正君也具訓

之受諫亦備具教訓下士使受諫也

是敗亂政事其為愆過不甚異也

耳若不恒舞不酣歌非為過也

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歌酒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

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

巫為歌舞之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

風俗在得之義曰狗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故為求

也志在得之義曰狗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故為求

于遊于畋是遊與畋別故為遊戲與畋獵為之無度

輕慢狎謂慣忍故傳以狎配而君至匡正德盛

不狎侮是狎侮相類也

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額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

諫之刑以勸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百者
刑之輕者謂繫其額涅以墨同刑所謂墨罪五百者
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下士也顧氏亦
以為蒙謂蒙闇之士例字宜從下讀言此等流例謂
也下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 **傳** 言當敬身念祖德聖

謨洋洋嘉言孔彰 **傳** 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 羊徐音

疏 聖謨至孔彰。正義曰此數聖人之謨洋洋美
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

明是善言甚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 **傳** 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

家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 **傳** 修德無小則天下資慶

代。資力 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傳** 苟為不德無大言

伊訓

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

爾惟至厥宗。正義曰又戒王爾惟修德而為善德

無小德雖小猶萬邦賴慶况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為

惡惡無大惡雖小猶墜失其宗廟况大惡乎。苟

為至之訓。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

德謂不修德為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為福大惡乃成禍

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為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况大

善乎而為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况大惡乎此經

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宗之

意初為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若致

於大惡必墜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墜非小惡即能

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

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茂由至矣始與不善不

善進善亦茂由至矣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

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

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肆命傳 陳天命以戒太甲亡

祖后傳 陳往古明君以戒亡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太甲既立不明傳 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伊尹

放諸桐傳 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朝直三年

復歸于亳思庸傳 念常道伊尹作太甲三篇至太甲

篇。正義曰太甲既立為君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敘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

太甲

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摠。三。篇。也。傳。不。用。至。之。禮。正義曰此篇承伊尹訓之下經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祖桐宮始云居憂是未放已前不明居喪之禮也。傳。湯葬至曰放。正義曰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尚諮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為放也

太甲傳 戒大甲故以名篇正義曰盤庚仲丁

祖乙等皆是發言之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爽以被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以為名有異且伊訓肆命祖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可同名各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傳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倚

於綺傳惟嗣至阿衡。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

反傳即位此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

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

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

年也史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祖后其餘忠規

切諫固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

為作書發端故言此為目也。傳阿倚至之訓。正

義曰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稱上謂之衡

故衡為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文亦云

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伊尹

作書曰先王顧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傳顧謂

常自在之謨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傳顧謂

是說文理也傳顧謂至天地。正義曰說文云顧

祇巨支反傳還視也謨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

為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

常目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

天下地之神祇也 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傳肅嚴也言能嚴敬

鬼神而遠之傳遠于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傳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傳監

反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傳伊尹言能助其君居

業天下之衆傳辟必亦反傳惟尹躬。正義曰孫武

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

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為尹故亦以尹自稱

禮法君前臣各不稱名者古人 肆嗣王不承其緒傳

質直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

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
宜念祖修德。晉悲反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

有終相亦惟終傳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

信有終夏都在亳西。先見並如字注同其後嗣王罔克有終

相亦罔終傳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

以取亡。相悉亮反嗣王戒哉祗爾厥辟不辟忝厥祖

傳以不終為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為

君不君則辱其祖王惟庸罔念聞傳言太甲守常不

改無念聞伊尹之戒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

太甲上

以待旦傳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坐

以待旦而行之。音昧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傳旁非一

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俊本亦作峻迪大歷反無越厥

命以自覆傳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自

顛覆。越于月反本又作粵覆芳服反注同慎乃儉德惟懷求圖傳言

當以儉為德思長世之謀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

釋傳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修德

夙夜思之明日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省

息并反括故活反度如字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傳止

虞度待洛反中丁仲反

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惟朕以懌萬世有

辭傳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嘆美無窮

音亦伊尹至有辭正義曰伊尹作書以告太甲

思大明其德既思得其事則坐以待旦明則行之其

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之人置之於位今以開

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其後

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自覆敗王當慎汝儉約之

德令其以儉為德而謹慎守之惟思為長世之謀謀

為政之事譬若以弩射也可準度之機已張之入當

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度則釋而放之如是而射

則無不中矣猶若人君所修政教欲發命也當以意

風夜思之使當於民心明且行之則無不當矣王又

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

此喜悅王于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美無

窮也傳奕願至行之正義曰昭七年左傳云是

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來天以至於明是爽謂未大明

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晨也釋詁云丕大也

顯光也光亦明也於夜昧真之時思欲大明其德既

思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言先王身之勤也傳旁

太甲上

辭傳

音亦

身既

無得

德令

以意

則無

當敬

此喜

窮也

以有

也昧

顯光

思得

非至

美士

是以

者弩

必中矣言為政亦如是也射王未克變傳未能變不
用訓太甲性輕脫伊尹至忠所以不已政反疏末
能至不已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當時
為未能也時既未變是不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為
人主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
向善而為之不同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已是伊尹

知其可移故誨之不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止其終從已也

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義本亦作誼予弗狎于弗順營于

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狎近也經營桐墓

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使

世人迷惑怪之附必爾反後篇同近伊尹至世

曰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群臣曰此嗣王所行

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為之不已將

以不義為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於

桐墓立宮使此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其過

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狎近至怪之正義曰

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為近也狎近至怪之正義曰

習為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

尹言已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營桐墓立宮墓傍

太甲中第六

商書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

六月三年服闋苦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冕冠也踰月即吉服音免惟三至于亳正義

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王祖桐宮居憂往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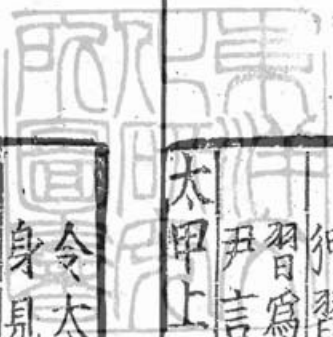
身見廢退必當改悔為善也往入至憂位正義曰亦既不知

桐宮居憂位朝政之事推行居喪之禮居憂位謂

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上衛之克終允德言能

選賢俊教之故太甲能終信德也克終允德言能

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太甲上

太甲中

前君明年始為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替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貴初始故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為冠案王制云殷人卑而祭大雅云常服黼皐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卑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各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蓋文惟袞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袞冕之服也顧氏云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暮而小禫又替而大禫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縗是月禫徒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也

孔為作書曰民非石罔克胥匡以生傳無能相匡故

須君以生胥息**石非民罔以辟四方**傳須民以君

四方自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

之休傳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商家萬

世無窮之美良反**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

德自底不類傳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聞於

德故自致不善底之**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

躬傳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

於其身敗必滿反徐甫邁反**速召至其身**正義曰釋言云速

續子用反疾即計反

徵也徵召也轉以相訓故速為召也徵者本之於情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為一也準法謂之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故傳并釋之言已天作孽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也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傳孽災追逃也言天災可避

自作災不可逃孽魚列反胡亂反義孽災至可逃五行傳有

妖孽青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孽則牙孽矣甚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豕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

則異物生謂之害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名故為災也追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

道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穀生朝高宗雉雉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避也自作災者

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宜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亡改亦無益天災自作逃否亦同且

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也此既往背師保大甲自悔之深以言自作甚於天災耳

大甲中

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傳言已

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

終於善悔過之辭徐扶代反伊尹拜手稽首傳拜手

首至手傳拜手首至手正義曰周禮太祝辨九

稽首拜頭至地也頌首二曰頌首三曰空首鄭玄云

所謂拜手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為異也

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頌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

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

至于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

首者皆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太祝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注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稽顙而後拜即三年喪衰不殺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即三年喪

拜也奇拜者謂君臣一拜也
與尹也肅拜者謂再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左若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稱施則頌首也君於臣則空首也
天子曰

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傳言脩其身使信德合

於羣下惟乃明君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

悅傳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

教令無有不忻喜也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

無罰傳湯俱與鄰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

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後胡並其至無罰○正義曰言湯昔為諸

侯之時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此諸侯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為君乃言曰待我后

后来無罰於我言美慕湯德忻戴之也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

傳言當勉脩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為是逸豫怠

惰音茂懋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傳以念祖德為孝以不

驕慢為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傳言當以明視遠以

聰聽德傳言當至聽德○正義曰人之心識所知

之聰明以視聽為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謂監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謂識知善惡也視戒

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戒背正從朕承王之休無斁

傳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斁○斁音亦厭於豔反

太甲下第七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傳言天於

一人無有親疎惟親能敬身者疏伊尹申誥于王。正

心喜王改悔重告於王傳王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

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

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傳神當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為文也

有仁傳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為常鬼神無常享享于

克誠傳言鬼神不係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

艱哉傳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德惟治否德亂

傳為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註○治直吏反與治同

太甲下

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傳言安危在所任治亂

在所法疏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

故治亂在所法摠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

與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此

所云惟言治亂在所法耳傳云終始慎厥與言當

與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臣故傳於此言安危在所

任也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傳明慎其所與治亂之幾

則為明王明君疏惟明明后。正義曰重言明明言

明君君王傳其為大明耳傳因文重故言明王

翁是一也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傳言湯惟

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

有今緒尚監茲哉傳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

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

自邇傳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為始然

後終致高遠無輕民事惟難傳無輕為力役之事必

重難之乃可無安厥位惟危傳言當常自危懼以保

其位慎終于始傳於始慮終於終思始疏慎終于始

欲慎其終於始即須慎之故傳云於始慮終傳以將終戒惰故又云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慎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傳人以言拂違汝心必以道

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

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藏嗚呼弗

太甲下

慮胡獲弗為胡成人元良萬邦以貞傳胡何貞正

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一

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疏胡何至其

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易彖象皆以貞為正也伊尹

此言勸王為善弗慮弗為必是善事人君善事惟有

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念慮有所得知心所念慮

是道德也不為何成則為之有所成則知心所念是

為善政也謂天子為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子自

稱一人是為謙辭言已是人中之一耳一則臣下謂
天子為一人是為尊稱
言天下惟一人而已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傳利口
覆國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傳成功不退
其志無限故為之極以安之疏成功至安之。正
義曰四時之序成功

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無限其君不堪
所未或有人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誅殺之計自古
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者衆矣經稱臣
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為之限極以安之也伊尹告君
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汎說邦其求乎于休傳言君臣
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

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疏伊尹作咸有一德。正義曰太甲既歸於亳伊尹
稱尹躬及湯有一德言已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
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余

太甲下

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
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既放太甲又迎而復之
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為太甲所
信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

咸有一德傳

即政之後恐其不一政以戒之

一德。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
至陳戒于德敍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
者得也內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
固小為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
之主監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
之與愚者賤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為一也經云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
則為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
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
恐其二三故專以一德為戒

伊尹既復政厥辟

還政太甲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咸有德

告老歸邑陳德以戒
伊尹至于德。正義曰自太甲既
 歸于亳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
 戒王於德以一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
 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
 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者也君
 爽云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
 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辛無怨色則伊尹又
 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為相如
 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告老至以戒。正義
 曰伊尹湯之上相位為三公必封為國君又受邑于
 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
 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
 無祖甲即太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
 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
 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此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
 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
 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

善伊尹乃迎而受之
 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壬
 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
 自立也伊尹即位於亳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尹乃立其子伊陟伊衡命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又稱
 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
 尹之志則篡伊尹不月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
 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
 當汗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位其子還其田宅
 乎紀年之書晉太東八年汲郡民發魏安信王塚
 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之耳

嗚呼天難謀命靡常
以其無常故難信。謀徐常

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人能常其德則

安其位九有諸侯來不絕常其德湯伐而兼之
九

以仁。正義曰。此傳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也。此言汎說大理未指夏桀但傳顧下文此桀為此言之驗。故云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夏王弗克庸德

慢神虐民傳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傳言天不安桀所為

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者求一德俾作神主傳

天求一德使伐桀為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

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傳享當也所征無敵謂

之受天命傳享當至天命。正義曰德當神意神

近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祐之使之所

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

哀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詩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

以有九有之師爰華夏正傳爰於也於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非天私我有

商惟天佑于一德傳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

以王傳王于況反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傳

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

二三動罔不凶傳二三言不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

天降災祥在德傳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

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傳惟吉至念反傳在德

書經卷八 三十五

正義曰指其已然則為言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甚異也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為德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然而至故

言天降其實言凶亦天降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
傳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終始惟一特乃

日新
傳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
孟反殺

色界反衰微也殺
任官
傳惟賢材左右惟其人
傳官賢

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

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傳言臣奉上布德順下

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
為上于偽反下為民同為德如字下為下同

咸有一德

徐皆于
其難其慎惟一
傳其難無以為易其慎

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
易以

今嗣王至惟一
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指戒嗣王

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衰殺之時是乃日新也王既

身行一德臣亦當然任人為官惟用其賢才輔弼左

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為左右耳此任官左右

即王之臣也臣之為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助為

在上當施為道德身為臣下當須助為於民也臣之

既當為君又須為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非其人此

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得以為易其事須慎無得輕
忽為君之難如此惟當眾臣和順惟當共秉一心以
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言君臣宜皆有一德
命至勿怠
正義曰說命云王言惟作命成十八年
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
服厥命新始服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

勤行其事日日益新戒王勿懈怠也。傳言德至之
 義。正義曰日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
 惰。昨日是而今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
 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
 新之義也。傳官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
 以官。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
 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問命云小大之臣
 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即是非其人
 任官是用人為官。左右亦是任而用之。故言選左右
 也。直言其人。人字不見。故據問命之文。以忠良充之。
 傳言臣至其人。正義曰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
 謂奉為在上。解經為上也。布德者謂布為德。德者奉上
 為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以為臣。下解經為
 下也。訓民者。訓以善道。訓助下民。解經為民也。顧氏
 亦同此解。傳其難至乃善。正義曰此經申上臣
 事既所為如此。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忽之戒
 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既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群
 臣當一心以事君如此。政乃善耳。一心即一德。言臣

咸有一德

亦當一德也。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傳德非一方以善為主。

乃可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傳言以合於能一為常。

德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傳一德之言。故曰大。又曰

一哉。王心。傳能一德則一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

民之生。傳言為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

寵祿。長致眾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承反。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傳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

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傳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文反。疏嗚呼至觀政。正義曰此又觀

王修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
 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
 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為政萬夫之長
 能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也善政也萬夫之長尚爾況
 天子乎觀王使為善政也善政也萬夫之長尚爾況
 曰天子乎觀王使為善政也善政也萬夫之長尚爾況
 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
 矣下云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七
 世之廟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
 耳所謂辭不害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
 於記傳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
 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立七廟三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
 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
 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之
 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
 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爲說惟周有七
 廟二祧爲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王制注云此周制

咸有德

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也
 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
 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爲此謬說此篇
 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
 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則爲祖宗不在昭穆之
 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
 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爲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
 肅以爲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下共爲三昭三
 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
 子之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
 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已之高
 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
 類也或可庶子初基爲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
 也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
 君以使民自尊民以
 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

罔與成厥功傳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

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狹戶

徐子忍疏無自至厥功正義曰既言君民相須又

反註同疏戒王虛心待物凡為人主無得為廣大以

狹小前人勿自以所知為大謂彼所知為小若謂彼

狹小必待之輕薄彼知遇薄則意不自盡匹夫匹婦

不得自盡其意則在下不肯親上在上

不得下情如是則人主無與成其功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傳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

以三公禮葬沃鳥毒反谷單遂訓伊尹事傳訓暢

其所行功德之事作沃丁傳谷單忠臣各作此篇以

戒也亡疏沃丁至作沃丁正義曰沃丁殷王名也

沃丁既葬伊尹言重其賢德借禮而葬之

戒有一德

答單以沃丁愛慕伊尹遂訓暢伊尹之事以告沃丁

史錄其事作沃丁之篇沃丁至禮葬正義曰

世本本紀皆云大甲崩子沃丁立是為太甲子也伊

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

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

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以大牢親臨喪以報

伊陟相太戊傳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陟張

息亮反太戊亳有祥桑杖其生于朝傳祥妖怪二木

馬太甲子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四反桑蘇藏反穀工木伊陟

贊于巫咸作咸父四篇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

咸馬云巫男巫也伊陟至四篇正義曰伊陟輔

名咸殷之巫也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

祥桑穀二木其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善之
微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史錄其事作咸又
四篇又訓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之故名篇為咸
也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與云在太戊
時則有若巫咸又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臣
見怪而懼先其議論而後以告君下篇序云太戊贊
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太戊。伊陟至之
子。正義曰伊陟伊尹子相傳為然殷本紀云沃丁
崩弟太庚立崩于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
是太戊為小甲弟太庚之子。祥妖至之罰。正
義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木之類謂之妖自外來謂
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微故為妖怪也二木合生謂
共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或當別出餘
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手搯之曰拱生七
日而見其大拱兩手也殷本紀云一暮大拱言一夜
即滿拱所開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
謂不肅時則有青青之祥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
向筭法云肅敬也內曰恭曰敬人君行已體貌不

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木之色青故有青青之祥是書
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罪人君貌不恭天將罰之木
怪見其微也皇甫謐云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
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
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
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二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
六國是言妖不勝德也。贊告至臣名。正義曰
禮有贊者皆以言告人故贊為告也君與傳曰巫氏
也當以巫為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
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與咸子又稱賢父子
並為大臣必不世作巫
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太戊贊于伊陟傳告以改過自新作伊陟原命傳原臣

名原命伊陟三篇皆亡疏太戊至原命。正義曰言
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
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摠以為文也原是

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
以原名命篇猶如同命畢命也

仲丁遷于鄆

太戊子去亳鄆地名

蓋反。鄆五。仲丁遷。

正義曰此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名名篇並陳
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
新邑謂之居遷于與與居相亦事同也于河宣甲三
字句長不言于其實亦是居于相也于河宣甲三
以為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篇蓋言毀意故序特
言也李顯云鄆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
亳徙鄆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
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有文而知也謚又以耿在河
東皮氏縣耿鄉是也。傳太戊至地名。正義曰此
及下傳言仲丁是太戊之子河宣甲仲丁弟也祖乙
河宣甲子皆世本文也仲丁是太戊之子太戊之子
戊之時仍云亳有祥知仲丁遷于鄆去亳也作仲丁
傳陳遷都之義亡

藏有德

河宣甲居相

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

息亮反在河北

今魏郡有相縣作河宣甲亡

祖乙圮于耿

宣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

○圮備美反徐扶。宣甲至曰圮。正義曰孔子以
鄆反馬云毀也。河宣甲居相祖乙即宣甲之子以
故水為圮於相地乃遷都于耿也知非圮毀也故云
餘處必云圮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
遷于鄆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為此解謂古人之言
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於相遷居
於耿今為水所毀更遷他處乎且宣甲居於相祖乙居
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
亳與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

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
 所為說耳。鄭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
 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圯毀
 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為文便。但上有仲丁、廩甲
 下有盤庚，皆為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
 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為義，及豕
 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蓋祖乙圯於耿，遷於奄。
 盤庚自奄遷於殷，亳與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
 經之書，未作祖乙亡。

書註疏卷第八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